

流年记

爬朱雀山

刘洪

走过一座大桥，再爬一道长长的陡坡，院格庄就被我用在脚下了。前方不远是朱雀山，突兀、苍翠，像一架大屏风，让人想起李白的“庐山秀出”和“屏风九叠”了。

恰是午后，太阳很晒人，路上行人车辆不多，蜻蜓在身边乱飞。已经听不到蝉鸣，夏天毕竟远去了。

路边不时出现一大片晾晒的花生果，无人看守。还遇见了几堆无人看守的玉米棒子，阳光下，金灿灿的。看来乡下治安挺好。

山路真好，宽宽平平，像瀑布般从半山腰奔腾下来。路边草丛里的野蚊子真多啊，把我的腿肚子叮得火辣辣的。

一种虫子吸引了我的注意。

不知它何科何属，叫啥名字，体型酷似蚯蚓，却有硬硬的外壳。那外壳，惊人地美丽，黑色的质地套着密集的黄环，整体油光闪闪。头顶像蝴蝶似的长着两只天线似的“牛角”，身子两边的脚，密密麻麻的足有上千只。它既能在平地上快速爬行，也能在陡直光滑的墙上稳稳攀高。

它进化得很完美，应该好好珍惜生命、享受“虫生”才对，但它不，它好像很喜欢死亡。它的悲剧，就发生在横穿山间公路的时候。每年收获花生的季节，在朱雀山接近山顶的那段公路上，总能看见它们横穿路面。这条公路，车辆比较多，有农用车，还有大型的十轮大卡车和工地上的砟车、铲车，经常可以看到它们被车轧

在烈日下爬山，总希望遇见大树，能坐在浓荫下吃点饭喝口水。咦？前面不远的路面上，凝聚着好一大片浓重的荫凉。哪儿来的荫凉呢？抬头看天，一大块乌云遮住了烈日，向地面上播撒着浓荫。

我大喜，迈开大步奔向浓荫。神奇的是，浓荫也在奔向我。我们相互奔赴很快就相会了。好凉爽啊，还有不小的风，令人舒畅。但是那风，真大，毫不客气地一把薅下我的遮阳帽，摔在地上吹出老远。我急忙追赶，却发现毒日头又把我烤上了，那绿荫，不见了。一看天上，唉，乌云已经飘走，飘远了。

我来爬朱雀山，不是为了逛那美丽

得扁扁的遗体 and 正在被车轧死的惨状。

这种虫子，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前车之鉴”，它们不知道害怕，会绕过尸体或索性爬过尸体继续爬行。爬行到公路的车辙地带时是最危险的，应该加快爬行才对，它们却不快不慢地匀速前行。终于，万幸地爬到了公路的“彼岸”，保住了生命，应该找个有荫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才对。它们却不，往往会调过头来，再次横穿公路，好像刚才没被轧死是非常遗憾的，必须再次历险直到惨死才会心满意足。

昨天上午，我目睹一只虫子“成功惨死”。它很大，滚滚圆圆、光灿灿的身子显示着极度良好的健康状况。它在公路上已经横穿了三次。这期间，最叫人揪心的遭遇有两次，一次是一辆大型

诗。可以看出，为了诗的押韵合辙，他在每一行诗句里几乎都拼上了当年往山顶拱小推车那样的“洪荒之力”。他还是个网络写手，在“今日头条”有万余粉丝，是个小“大V”。

见天色向晚，他说：“大兄弟，你干脆坐我的专车下山吧，我把你送到朱堪堡去坐53路车。”

太好了！因为那时候，即使我一步跳下山，也赶不上从院格庄发往城里的末班车。

老者今年78岁，身体倍儿棒。他老伴已去世了二十多年，两儿一女都有出息，也很孝顺。他告诉我，儿女们平日给他的养老钱他都没花，偷偷攒着，为儿女们攒着。坐在他那颠颠簸簸轰隆隆作响的“专车”里，我问他：“不想再找个人作伴吗？您一点不显老哇。”他说：“怎么能不想呢！儿女们也都支持。但是很少能碰到合适的，谈一个崩一个，先后谈了五个了吧。其中有一个真不错，和我贴心贴意的，能熬香喷喷的棒子面稀饭和小米粥，我们过得挺熨帖。模样也好，白脸黑眉的，六十多了却像四十刚出头。她和我生

的风景，而是想越过山口去看看山那边的苹果园和庄稼地，去看看老农民，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终于快到山口了。弯腰喘息时，惊讶于山下的风景：天空、密云、小河、村居、远山、水库……直的、弯的、圆的、方的……蓝的、白的、黄的、绿的……像地图，像水彩画。

前面就是山口，名叫八甲口。走过山口便是盛产苹果和西瓜的观水了，就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萧珩的老家。山口的两边是犬牙状的危石悬岩，看着挺吓人，却很安全，因为陡峭的坡体上密绷着钢丝护坡网。崖顶松树密密青青。

运输车跑到它跟前时紧贴着它的身边碾了过去，车底的狂风把它的半个身子掀了起来，差点让它仰面朝天。惊险过后，它矫正了身子，端正了方向，继续向前爬。第二次，一辆大型铲车驶来，本来会从它的身上精准地碾过，但在千钧一发之际，车头冲来的风把虫子整个掀了起来，并向右前方抛出半尺远。它落在了车底，躲过了碾压。它是死在公路中央那条黄色的隔离带上的。按理说，这里是整个路面最叫人放心的“安全岛”，但是一辆压黄线的违规农用车不偏不倚地碾过它的身子。

它死的时候，只有体液、断肢四处飞溅，没有发出丝毫的惨叫。我想，都说人性是复杂的，其实虫性比人性更复杂，最起码，人是知道逃避险境，远离死亡。

活了足足八年零四个月，可到最后还是分开了，为啥？因为她儿子太贪了，几乎每个集都跑来向我要钱，不给就翻脸，就骂，甚至扬着巴掌要打我！我向她诉说，她十次有八次都偏袒她儿子！矛盾多了，她就走了。我给了她五万块钱，她哭着走了，把我的心撕去了一半，带走了。从此以后，我也不想找了。其实一个人过也不错，天天开着专车出来逛山景，专门和青山绿水谈恋爱。而且，这山，这水，只会给你欢乐，不会算计你，多叫人放心，多让人喜欢。和你说吧大兄弟，我啊，目前已经是一个深陷爱河的老小伙儿啦。”

听着老者如是说，我的感觉像是行走在一条时而酷阳高照、时而浓荫清凉的下山路上。

好个老者，经历非凡，思想超前，虽经磨难却不失生活的热情和做人的善良，说的话也那么深刻在理。这和我印象中的老农民大不相同。和他短暂的相识，总让我想起屏风似的矗立在人间的朱雀山。

我们分别时，既没留电话也没加微信，但老者却扎扎实实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诗歌港

枫叶红了

郁蔚

枫叶红了
飘摇着细碎的霓裳
元宝般的种子
像铃铛
在风里炫耀

我采撷这页朱砂拓印
拓下薄霜 拓下暖光
藏入饱满的铃铛中
夹进日记本中
等待美好的希望

当岁月再次被翻开
它们将惊异深秋的收藏
在纸页间暗涌

原来每颗垂首的种子
都裹紧金黄的远方
原来每道清晰的脉络
都通向未拆封的晴朗

初秋 枫叶红了
一片红色的枫林捧着成熟的沉甸
走进人世间的希望

瀑拉谷的笑声

赖玉华

我与你有个约会
绵延的山脉——瀑拉谷
一架架浓密的葡萄
多像一扇扇敞向外界的窗口
安宁、和谐、温馨

天空的浮云
为今天的你
写下烟花丝雨的辞藻
在你身边坐一坐
会感到青枝在缓慢抒情

空中弥漫的香气
在翠绿的叶片上
写下清冽透红的酒香
也写下充满阳光的旅程
葡萄架下微笑的你
身上布满鸟鸣

天星地灯

奋飞

天星地灯
像对视的眼睛
天看地地看天
相望总关情

天看地，人间夜景
一盏灯照亮一个家庭
母亲摇车纺线
父亲手搓麻绳

地看天，夜景朦胧
空间站神秘莫测
导航系统神通广大
能耐赛悟空